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三月二十一日

清議報



第十三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十三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明義篇中論西后所處之危

無涯生稿

今天下之懷忠抱義者。心冲冲爲　皇上憂不測。海外列國電路交馳。日候　皇上之安否。其關心于東方之局者。莫不以　皇上之復位與否。爲中國存亡之關係。覺羅氏興滅之方針。東亞動靜之機軸。登于新報。騰于論說。徧于婦孺走卒之口。印于中外士夫之心。皆曰西后使榮祿統京師內外軍。將五月大閱而行事。　皇上可危。西后使榮祿兼握南北洋兵權。盖屯重兵以備非常也。　皇上可危。西后徧布滿人于各行省。力制漢族。察其稍爲名高疑其傾心于　皇上者。皆羅織而禁錮之。　皇上可危。西后使人劾去漢大臣中老成有威望。握重兵。而稍持公義者。使無人敢心念　皇上。　皇上可危。是說也。昔昔聞之。旦旦聞之。幾于衆口一喙。衆耳同聽。無涯生曰。惡。　皇上何危之有哉。至危者乃西后耳　皇上冲齡登極。不知富貴之榮。縈獨無依。未識生人之樂。日長跪而背汗。聞擊鑼而心戰。跼天蹐地。與死爲隣。盖少時已經無量刼矣。及東師一敗。旅大繼割。特念祖宗社稷之重。億兆人民之苦。封彊㜸迫之辱。乃發憤革新。圖存國命。誓以身殉。以洗二十年喪師失地之恥。不恤西后之忌不顧大位之危。及八股已廢。民智大開。新政詔書。山澤感泣。風聲所被。萬彙昭蘇。　皇上愛

國。愛。民。之。志。至。是。始。得。紓。發。而。賊。臣。造。殃。遂。至。幽。廢。此。眞。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即使。慘。遭。毒。手。永。隕。虞。淵。揆。之　皇。上。初。衷。實。爲。無。憾。況。聖。學。素。深。文。明。蒙。難。方。且。餵。鴿。自。樂何。危。之。有。若。西。后。者。則。禍。近。于。眉。睫。患。隱。于。蕭。牆。懸。命。須。臾。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其。由。多矣。請。言。數。端。使。自。問。焉。

一榮祿不可恃

二俄不可恃

三宗室不可恃

四新黨之熱心　皇上

五舉國臣民歸心　皇上

六地球各國傾心　皇上

七政變後外交多事

八政變後內亂紛起

西后所恃者。非榮祿也哉。然榮、祿、以、慓、悍、無、賴、之、姿。陰、蓄、野、心。妄、竊、神、器。練、兵、待、時。歷、有、年、

所深結內監李聯英以媚西后遂躐重任日夜招聚亡命豪傑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因以圖功其意以爲非操兵柄不能舉大事舉大事不能無假藉西后者穢德彰聞天下所切齒而最惡忌　皇上者也假之以廢　皇上則大權在握矣大權在握徐而掃除西后自即大位天下惡西后之所爲必不汝瑕疵矣名助西后實欲以天下之惡歸西后已因而代之此實卓莽操懿之故智也邇者羽翼覬覦于宮闈腹心蟠結于內外而又全國之兵聽其掌握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銜橛騁駕則乘者不保刀俎在人寄生而已元乂爾朱之禍旦夕可爲寒心此西后之危一也

俄者西后與滿洲黨所借以壓制漢人者也然而距俄最近者莫如滿洲若有變動滿洲必先受其害金洲旅大已翦滿洲之南東省鐵路直拊滿洲之北密約難恃有明徵矣且關外之軍盡調入京西后榮祿之意蓋欲環兵畿輔而行廢立也然北邊千里空虛無備一旦京師釀變俄人必率苛殺克遠征隊席卷而南長驅而至一舉而覆滿洲之庭穴再舉而入燕都乘機而傾滿洲之根本斯時退不能歸長白之墟進不能越淮河之土天女之種不爲波蘭高察加之續者有幾哉昔者波蘭內亂借俄兵以鎮之俄即因之以滅其國王公貴人轉

莽荒野。養虎自衛。卒遭反噬。殷鑒不遠。在于波蘭。此西后之危二也。

西后之待宗室。刻薄寡恩。疑忌猜嫌。無所不至。慶邸福晋入宮。尚須搜檢。親王大臣。終日曲跪陪侍西后之聽戲。不惟奴隸。實若狗馬。誠古今之異聞也。夫呂雉移祚。朱虛有安漢之功。桑條造妖。元宗奮盛唐之烈。懿親與國同體。當此天子幽囚。厲階爲梗。遠想祖宗締造之艱。近念域中誰家之慼。必有哭泣誓死以報九廟者。五步踐血。三矢告靈。其機甚急。若火燎原。此西后之危三也。

新黨以改革政治。爲強國富民之本。與　皇上若合符節。西后所最目爲反對者也。簒廢之初。窮捕志士。緹騎徧地。株累無辜。苦雨腥風。今猶未息。然而開明之氣。已波蕩于亞東。進化之機。直風靡于震旦。人人腦中。皆範有變法維新模式。不復　皇上不再維新。則誓不休也。此自頑固無良。僅保風燭。二三賤臣以外。其有是心者。蓋徧于國中。爲西后計。能盡索國中之士而戮之則可。若其不能。荊卿之劍。東海之椎。時時可接于轂下。此西后之危四也。

中國承秦之弊。君民隔絕。休戚存亡。上下不相聞問。故君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君。狼胥虎吏。從而朘其間。民困甚矣。變政以來。　皇上親下明詔。軫念民瘼。以山林不聞新政。小民不

被其澤引爲時予之辜又令天下士民皆得上書直達天聽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戴 皇上若堯舜依 皇上若父母忠君愛國之念勃然而生慷慨悲歌之士讀新詔而感激零涕扶杖垂白之老望新政而須臾忍死蓋二千年來無此好君也八月之變薄海內外痛哭失聲欲爲五王者駢足而立然以文王尙羈羑里帝子猶在房州西后之爲不過一時迷罔耳苟翻然一悟開殷商之明醒鸜鵒之夢昨非今是還我舊君固不必勞師動衆以傷 皇上之心也乃綿曖數月復辟無期帝星明滅白日將墜天下心戴 皇上者猶能復忍乎義師一擧四方響應雖欲求爲平日頤和之樂而不可得矣此西后之危五也

一隅之國廢君立君權傾中外者往往任意爲之以無外人之眴眴也今則列强環顧公法嚴明雖無干涉內政之條而有禁止內亂之理苟其紊亂朝政病國殃民列邦必爲之公憤善隣必爲之不平況我 皇上聖德昭于四海者乎變政三月歐美遙聽海不揚波沿邊無事及驟遭大難環球變色各遣公使候問聖安蓋皆傾心于 皇上也夫 皇上能變法自强則亞洲有主無所爭奪各國東方兵備均可從減亞東已保和平之局歐美亦享協同之福戰務日輕民生安樂五洲萬國惟事通商務紆文德而已若其不然一髮之牽貽及全局

鹿爭龍戰即在斯須是　皇上一身之安危亞東由之而安危即環球亦由之安危也夫外人屬望　皇上如此而西后敢以千列國之怒久假不歸一則速瓜分之禍二則動秦人之師西后之危六也

戊戌以前天下不知　皇上無權遼臺陷膠大失皆以爲　皇上咎加以西后滿洲之黨藉爲廢立地日日以失祖宗彊土責　皇上政變以後天下乃曉然于國勢弱亡元氣凋萎皆西后擅權之罪　皇上不預也而芸芸已失望矣乃自僞旨訓政浙江索于意河南索于英沂州取于德厦門要于美俄法日求權力所至之域與地利比利時那威丁抹葡萄牙亦俱思分杯羹此外數十國又將接踵而至宇內囂囂何其多事哉夫前之以失地責　皇上者而今乃身自割棄之獨不見新政九十日無一要挾之案乎不變祖宗之法而盡割祖宗之地西后何顏以對天下乎是使人心愈思　皇上而大亂將作也西后之危七也

飢寒迫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撫慈母不能子上失民散聖賢所爲歎也中國自道光時人數已四萬萬而至今日滅蓋水旱饑饉盜賊疫癘之災無歲不見無省不然其死于此數者蓋每歲不知幾何矣而國家從無善政以經理之理財農業衛生警察全不加意及其時也

或沈沒數十州縣或流亡至數百萬或赤地至千里或兵燹徧數省尸骸枕藉于道路家室轉徙于溝中而爲上者猶復醉曼歌于湖上臭酒食于朱門于是窮無所之禍亂遂起去歲至今蓋數十見若廣西之亂渦陽之亂廣濟之亂蘭山之亂永州之亂大都飢餓欲死老壯相食無有恤者乃迫爲之及爲官軍擒獲則皆哀求速斬以了人世惡緣哀哀生民之苦未有若我中國者也　皇上憫之故新政特設農工商總局以惠黎元西后竊政遂廢斯舉嗚呼西后者祇知取歡笑于宦寺賞妙音于梨園惡知四海困窮死喪無日哉然衆生疾苦流爲盜賊消消不息將爲江河各省蠭起必成明季張李之轍吾恐覆明者又以覆我大清也西后之危八也

動物談

哀時客稿

哀時客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四里捕鯨者剜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鼈蠔貝蛤緣之喙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旦旦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

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旦旦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哷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坼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窾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机矣旁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讀經濟新報布版權於支那論 原論見本冊譯篇

吾昔在吾國。見吾其所謂老臣有名於時者。與之談救國之策。彼則曰、莫急於練兵。莫急於開礦。莫急於興鐵道。莫急於勸工商。吾叩其如何而後能練兵。如何然後能開礦、若興鐵道、勸工商。則罕有能言之者。吾今游東邦。東邦者與我唇齒。擧國以扶我助我爲心者也。吾與其一般人士談扶助之策。彼則曰、莫急於遷都。莫急於革財政。莫急於改官制。莫急於革命。吾叩其如何然後能遷都。如何而後能革財政、改官制、乃至革命。則罕有能言之者。吾蓋不能無浩歎焉。夫所謂練兵開礦興鐵道勸工商。遷都革財政改官制乃至於革命。皆吾支那今日之良藥。盡人而知之。吾亦不敢非難之。雖然、此形式上之事。非精神上之事也。凡人必先有精神。然後形式乃爲有用。非然者。則如機造之人形。雖五官四肢。無一不備。然無腦氣筋以配達之。終不能使之爲一般人所能爲之事。今日吾支那之弱點。則在腦氣筋之能力。未達充分也。換言之則國民之智識。未足以比於世界文明之國。故未能使之爲文明國人所爲之事也。不致力於

此點。而日日與之言形式上之事。是猶不造因而欲得結果。其必不能得。可斷言也。或曰、然則莫如設學校以養之。派游學外國以教之。此事之必要。固無待言。雖然、緩而不能急也。偏而不能全也。何以言之。凡入學校者。必成童以下之年。按次第等級以教之。非十年不能卒業也。其游學外國者亦然。必待光緒三十四五年間。國家乃得而收其用也。而此十年之間。內憂外患。洊至沓來。豈能待我乎。故學校之生徒。與外國之留學生。俟諸改革功成之後。爲整理治法之用則可也。然非所以救今時之危局也。故曰緩而不急也。今以十八行省之大。而學校之可觀者。不及十所。所養之生徒。能有幾何。若夫留學外國。學費浩大。非寒士所能任也。故欲入學校而不能。欲游外國而不能之人。其數正不知凡幾。使非有別途以教育之。則此等旣成棄材矣。故曰偏而不全也。然猶不止此。今舉國學校之有力者。皆官設者也。留學生。皆官派遣者也。其規則紊亂。其教師劣下。其學課淺陋。其氣習敗壞。故青年有志自愛之士。皆不屑厠其列。故此兩項學生中。殆無一人才焉。觀於近年來遊學日本之生徒。可以知其他也。然則欲爲我支那養人才。改智識。必不可專求之此輩明矣。支那可以爲他日的人

物者何在乎。則今日年在二三十之間。已通支那本有之學。而熱心欲求外國之學者即是也。此輩之人。全國合計其數殆不下數十萬。其年格既不合於入學校。亦不屑入官設之學校。而其力量又不能自備資斧。以游學於外國。則惟取已譯出之西書。殘篇斷簡。支離割裂而讀之。欲以窺見外情於一二而已。其情之可憐可憫。殆莫甚焉。此輩正當青年。志盛氣銳。苟導之以學問。廣其智識。增其才力。則數年之間。大體既具。即可以效力為國家之用。而所以能致此者。則舍廣譯書籍之外。無他途焉。然則盛繙譯之事業。為扶植支那唯一之要策。殆不容疑也。

吾讀東洋經濟新報。有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之一篇。為之狂喜讚歎。可謂先得我心者矣。譯書之要。與版權制度之益。原論既詳之。無待贅言。抑原論所最注意者。在廣譯良教科書。斯固然矣。雖然、教科書固極急之務。然其效所及者。僅在學校及幼年之生徒。猶有緩而不急偏而不全之欠點。故以鄙意論之。於一方譯良教科書之外。其他之一方。不可不急譯國家社會的理論上之書。及政治經濟的實際之書。以改變吾國青年之思想界。此尤為急務之急務也。凡治久病孱弱之國民。不可不投以劇藥。使

之爲無規則之動力。萬弩齊發。目不暇給。飄風驟雨。廓清宿障。經此一界。然後可以復歸於規則也。故今日當鑄造支那青年之腦質。使之如佛國革命前後之時。如日本明治七八年乃至十三四年之時。則支那可救矣。然其權則在譯書之人操之。此又吾所深望於日本之有心人也。

版權制度。吾支那昔無有也。而英米之宣教師。有爲我譯書者。其名曰廣學會。實爲行版權之嚆矢。今者同學會譯著出版之書。坊賈無敢翻印者。此亦可以見其制度之實可行矣。去年五月我　皇上改革之際。亦深知此事。爲開廣人智之要務。故於五月十三日。特頒　諭旨。亦有著書譯書專利之一條。今日本與我政府提議此事。吾知其必無窒礙也。若夫我內地制度廢弛。法律之効力甚乏。實行恐不易易。斯固誠然。吾竊以爲此版權制度。但於京師及通商各口岸嚴行之。而於內地則稍寬之。亦未始不可也。蓋推原譯書之意。於其一方。當保護著者之權利。使之功勞相償。以勸其業。於他之一方。則仍欲廣爲流通。以驟進國民之智識。內地陬僻之區。書籍之配達既不易。制度之稽查亦甚難。則雖稍寬之。不亦可乎。通行學問之人。皆在京師及各通商

口岸。但於京師通商口岸禁私印禁私售。則所以償著譯之勞者。亦不尠矣。然當其與北京政府提議之時。則仍以一般地方版權爲定案。然後其權限乃適可行于此有限之區域而已。凡與我國今日政府相交涉。其事率多類是。不可不察也。

抑我支那之危殆。岌岌不可終日。其扶植之也。當如救火如追亡。合羣力以並進。一日不可少緩。故吾甚望日本之當道。速定此議。勿輕視之而遲回以誤事機。大望日本之學士大夫仁人君子。人人認譯書爲扶植支那唯一之政策。合衆力以共贊之。務使一二年之內。日本之要籍。悉輸入於支那。則非惟我國之福。亦東方全局之福矣。

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啓

國何以能自強。必賴人才。人何以能自立。必賴學問。學也者。其人生最切要之事乎。去年六月　聖天子厲精發奮。變法自強。特降　明詔。命海外商民。廣興學校。所以固國本。益民智。推恩汎愛。及於絕域。海隅華衆。遜聽風聲。凡有血性。皆增舞蹈。豈圖一旦風雲變幻。玄黃易位。　聖主幽廢。維新式微。喁喁遠民。頓失怙恃。雖然、繼志述事者孝子之行也。育才保國者人民之職也。方今內政廢弛。外患憑陵。蠢蠢宗邦。危於累卵。推原其故。皆由學校不興。人才乏絕。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吾輩雖在異鄉。心懷故國。雖微　明詔。猶當振興。況　天語煌煌。有耳提之而面命之者乎。夫此猶爲大局言之者也。若切而近之。爲一身一家之計。凡有子弟。皆當敎以道義。擴其見聞。然後立身有資。克家是賴。即如商務一途。爲今日世界最切要之務。西國經商之人。皆有學問。通貨殖原理。察商界之情形。自算學、史學、格致學、以及各國地理風俗物產。莫不講求而考究之。故能廣攬利權。稱雄海國。今

我華商勤儉敏察。冠于五洲。而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故在海外廣興學校。大之爲培養人才。以待國家之用。小之爲教育子弟。以宏商業之規。天下之事。豈有急於此者乎。我華人旅居斯土者。日盛月增。眷属相隨。童蒙斯夥。今特集同人。倡建學校。延聘名師。正定課程。以明理立身爲根柢。以經世致用爲條理。其高才者授以經史。及政治之專門。其中才者教以書數。爲通商惠工之實用。分列等級。以期有成。自凡旅居本埠。及附近各埠之學童。自七歲以上。皆可就塾。不取修金。惟是設校聘師。洎乎雜用。所費不貲。衆擎乃舉。用是詳述開校本旨。及其利益。普告同人。伏願　仁人君子。共贊斯舉。樂助經費。集腋爲裘。積壤成岳。他日人才輩出。學術有成。上之建名立業。以扶父母之邦。下之通務阜財。以增桑梓之福。皆受賜於　諸君子也。是爲序。

大同志學會序　　任公

歲二月。橫濱大同學校生徒。糾一志學會。將以尊其所聞。學其所志。集寰宇之智識。拯宗國之危阽。甚盛甚盛。以余有一日之長也。使長其會而爲之序。序曰。先哲有言。有志焉而不至

者矣未有不志而能至焉者也故志也者羣學之起點而萬事之原動力也顧吾嘗聞陸子靜之言曰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又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怪底千餘年無一人有志者敎他志箇甚麽必先有智識而後有志願俱見傳習錄吾嘗服膺其言竊以爲志也者學之基礎而智也者又志之基礎也彼家人婦子終日營營逐逐所志不出於筐篋因乾餱而可以興訟爭一錢而可以隕命何也其所知限於一身也市井之夫所知限于一家故志不出錙銖焉衿纓之子所知限于一鄉一邑故志不出金紫焉若是者謂其無志乎不能也凡人未有無志者也而志之大小恒因其智之大小以爲差吾得進以一言曰有知焉而不志者矣未有不知而能志焉者也故必知食之可以飽然後求食之志生焉知學之可貴然後求學之志生焉必知有京師然後適京師之志立焉知有天下然後救天下之志立焉所知愈擴充則所志愈浩廣所知愈眞確則所志愈堅定其度數之大小高下如寒暑表然水銀之升降一因夫空氣之漲縮分豪不能假借雖欲强爲飾之而亦必不能久也今諸子有賢父兄之敎得通人以爲之師故斐然嚮然有以異於流俗人矣吾叩其所志則皆曰以古人自期以天下爲己任斯豈非孔子所謂狂者進取乎吾固不敢謂諸子之有是言無是

志也。雖然。苟知之不眞確。操之不熟。摩之不熱。誠恐今日之斐然嘐然有不足恃者。不見夫電乎。爗然而飛。可以怵目。不見夫水乎。搏而躍之。可以過顙。雖然。不移時而其狀全變矣。故吾今者於立志之外。欲有兩言焉。一曰求所以擴充其志者。一曰求所以實副其志者。厥道云何。曰學而已矣。非學無以增智。非智無以定志。譬諸志在醫病。則不可不治方術備藥籠。志在救火。則不可不集大衆修水具。苟不致力於此。而空言以號於世曰。吾欲醫病。吾欲救火。未見其能至也。今國家之病。殆入膏肓。而內憂外患之急。其烈更甚於燎原之火也。將欲醫之。將欲救之。千條萬緒。千辛萬苦。非廣之以閱歷。恐一試而茫無適從。非行之以至誠。恐半途而廢然以返。諸子、、其念之哉、、。王文成之學旨曰。知行合一。苟知之。則未有不行者。若其不行。仍是未知而已。故諸子亦勉求擴充其所知。眞確其所知。斯可矣。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不可奪者。志之謂也。先立乎其大者。知之謂也。諸子、、其念之哉、、。

外論彙譯

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

東洋經濟新報云。經營滿清四百餘州者。現時東洋最重要之問題也。支那今日之情形。果可改良之乎。支那四萬萬人。果有堪受諸種改良之能力乎。若云改良之。將聽其自然以進乎。抑我日本人爲之盡力以助之乎。是皆重大之問題。雖然、本報爲經濟（日本呼理財學爲經濟學）專門。此等事不屬于經濟。故不論也。然今苟欲謀支那之改良。而使支那人之能力可以受此。則其策當如何。或曰當遷都。或曰當改官制。或曰當汰冗員。或曰當開鐵路。是等皆人人所共知者也。若夫開廣民智之事。尤爲緊要。而內外之識者縱論此事。亦幾無餘蘊。雖然、尙有一事爲識者所未論及。而有關于理財政策者。吾今欲述之以質大方。其策云何。則布版權制度于支那是也。

支那改善之策。不一而足。然其中最急要者一事。則在以經世實用之智識。供給支那四萬萬人也。夫經世實用之知識。改善之基礎也。一切文物之改良。制度之革新。及其他可以增國家進步之速率者。皆以人民經世實用之智識爲之基。民若無此種知

識。則改善之策。無由而施。而進步之計。亦無可措畫。故謀支那之改善。一面行種種之方法。一面當專力以西洋之新知識供給之。其法云何。則爲之譯出良敎科書。爲我輩之一大急務矣。而供給良敎科書。必自布版權制度始。蓋版權制度者。供給智識之原動力所藉以保護者也。請詳論之。

夫欲開其人智使通西學。必藉于良教科書。今日支那此種之書。殆絕無焉。曰三字經。曰千字文。曰四書。曰五經。非粗淺而無用。即深奧而難解。然今日支那通行之敎科。不外此矣。夫本國最近之歷史。國民所當盡人皆知之者也。而支那敎科書中無一焉。本國國土之形狀及一切地理。國民所當熟識也。而支那敎科書中無一焉。若夫萬國地理。萬國歷史。格致化學初級。動植物初級等書。更不必論矣。夫此等者文明世界所必要之普通智識。而日用不可離之書籍也。而支那皆無之。偶見一二。則九牛一毛耳。于此而欲望其文物之改良。豈可得哉。我輩爲支那計。今日最急之務。當擇與支那人腦質相宜之敎科書。廣譯而流布之。以啓蒙其智識。而增長其能力。則其效驗必有極大者。而欲辦此事。則當移版權制度于支那。保護著述者之權利。以酬其著輯

之勢。爲最要矣。支那人近來喜言維新。欲求西洋之新知識者漸多。爭購讀西書者不少。如前者岡本監輔氏之萬國史記。銷售至數十萬部云。是其證也。夫其人之好讀新書。既如此矣。而佳書之供給如此其少何也。無他。支那無版權之例故耳。若能定版權。禁翻印。使著書者有專賣書籍之權利。吾知支那人必多能自輯佳書。以供給之者。且凡人之辦事。必望報酬。此常情也。即著述之事。亦何莫不然。夫著述之人。或因公共心。或因名譽心而起。雖非以求利爲主。然日日服勞。不顧一己之利益。而惟以覺世爲心者。千萬人中不過一二耳。況于支那今日。其動機之薄弱如此。非有以增其力。烏能望此後之日盛哉。

且布版權于支那。其所得利益。不獨支那人而已。我日本與支那同洲同文之國。關係最親密。今我日本得文明之智識。先于支那一着。今日以日本所得之文明。分布于支那。而爲供給之。亦同洲同文之國所當盡之職分也。今因支那無版權。故日本人雖欲爲之譯輯良教科書以供給之。而功勞不能相償。故憚于從事。一旦與支那更訂條約。布以版權。則我國著述家權利可以保護。報酬可以相當。前者四千萬人購讀之書。今忽

增而有四萬萬人購讀。則我國著述家之位置。可以與歐西著述家相頡頏矣。此亦最大之利益也。

我輩以此之故。切望我外交當局者。速與支那提議實行布版權之策。此協助支那之事之最易行者也。或者問然則支那當入萬國版權同盟乎。答之曰。凡文物進步尚弱之國。最不宜入版權同盟。我日本于改正條約時。誤入此盟。實外交上一大失策也。故我輩不欲支那效此失敗之策。甯效美國之獎厲教育法乃可耳。或又曰、支那百度廢弛。法律之力甚微弱。雖布版權制度。恐實行監督甚難耳。答之曰、凡辦事者不可因難而廢。既布版權。雖有種種窒礙。惟當設法排除之耳。故我等欲以此策進於我國之外交家。且爲支那之當路告也。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商業世界報云。自本世紀之初。列强相追相逐。其地位日接近於太平洋上。今已有肩摩轂擊之狀。將來殆至于握手接吻而未有已也。然則太平洋之未來。於政事商業宗教學術。凡人種增進。及其爭奪之事。關係不小。而將爲萬國民之大戰場。殆不容疑

也。及於彼時。則其動機所起。有二個之現象。一曰科學之進步。二曰列强之均勢是也。

近者科學之進步。縮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國與彼風馬牛不相及者。今則愈相接近。大有變人間世界成縮本之勢。距今三十年前。法人列士布開直徑百英里之蘇彝士河。通地中海之潮于紅海。而西比利亞之鐵道。使東半球之地球頓爾緊縮。尼加粒瓦之運河。使西半球之地球頓加緊縮。而太平洋海底之電線。希馬拉耶横貫之鐵道。與各國紛紛奬勵兩洋之航海業。近者步武益進。遂使淼渺重洋。殆如一葦。大地球化爲小地球。因之人種之親近。國土之緊接。乃當然之結果也。然惟因其相親近相緊接。智力有優劣。國力有强弱。而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出焉。英國之蠶食印度。占領香港。掠新加坡等埠。法國亦併吞安南一帶。於是昔者大西洋爭奪之戰場。轉瞬移于太平洋矣。

列强權力既伸于太平洋。英法以外之强國。見英法占地于東海。失均權之利益。然進之不能禁英法使撤回其侵地。退之又不能坐視讓兩國之獨占。於是悉心經營。殆非

一日。法國乃猝然奪膠州。爲海軍之根據地。俄國亦欲旅順大連之兩港。使其西比利亞鐵道得達于浦港及大連。猶進而深入于南滿洲之地。美國既合併檀香山。馳騁于太平洋上。更與西班牙戰奪非律賓羣島。殆將卓立于太平洋之中心點。法國有買收拉多龍諸島之說。意大利有要求三門灣之說。其他英之垂涎楊子江沿岸及舟山島。法之闚望南清一帶之地。德之對于山東全省。俄之對于北清。一一回想。但覺歐美之强國。皆輸送其境土。遠來于太平洋沿岸。故可謂之爲東洋之英國。東洋之法國。太平洋上之俄國美國德國意國等。皆次第出現。遠太平洋化爲近太平洋。西洋諸國變爲東洋諸國矣。諺曰、去者日以疏。今當反而言之曰。近者日以繁。嗚呼、太平洋之前途。既多可望。復多可危也。

然則我日本國民當于此時。豈可袖手傍觀哉。或主瓜分支那。或主收掠福建省。或主四國商業聯盟。或主淸國開放。或主保全扶植支那。而唱亞細亞萬歲。其他或云帝國主義。或云侵畧主義。或云平和主義。蓋東亞問題之解釋。殆如雨後之松茸矣。

雖然、以吾輩見之。以上諸論。到底不免近視眼的政策耳。何也、据物競天擇優勝劣

敗之公理。亞細亞者終不能據爲亞細亞人之所獨有。視爲此外之桃原。今者當進步、[illegible]、侵畧、利己、優勝、劣敗、之時代。雖經哲學者、道德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設法。欲遏其横流。而人界之大勢。滔滔而趨動于强者指揮之下。終不可抑。然則今日於支那問題以外。其背後尚有一太平洋之大問題。其于我日本之將來利害所關。更爲重大。於政治上、于商業上。我日本將爲世界之大日本乎。抑爲東隅之小日本乎。皆將于此大問題以定之。而支那問題。不過其内所含之一小問題耳。

然則我日本人士。刻下當講究者如何。則經營太平洋是已。惟水能生文明。惟文明能利用水。而太平洋則水之最大者也。能利用之者豈非世界最大之文明國哉。今我日本幸而所位之地。有可以利用此最大水之形勢。至其能利用與否。則惟在人爲耳。

中古之時。意大利之都府。占天下形勝之地。握地中海之權。商業日隆。南歐政權。遂歸掌握。葡萄牙、荷蘭、起奪其海權。于是商權政權亦去彼移此。英國出破荷蘭。大西洋之海權。忽歸英手。商權亦遂爲其獨占。至今霸天下。此已然之事也。然則他日握太平之政權者。（即世界之政權也）必在商權海權最優之國無疑矣。雖然、太平洋今已非黃種人

之太平洋矣。故今日欲握太平洋之覇權。不可不與白種頡頏相敵又明矣。白種之智識。于我爲先師。我自輸他一着。然于自然之地位。我踞其形勝。故苟能利用之。則未始不可相抵。利用者何。舉日本全土爲太平洋上經過之貿易地是也。（未完）

論黃種將來之禍

西四月二十一號。希露報錄士辟提他報問題云。吾人曠覽古今。曾見有一國土。如中國今日之情形者乎。中國堂堂一大國。威權日替。疆土日蹙。後此之相繼而割地。實不能免。故夫各國無不暗思割其一大幅地。以爲後圖。祗待時机之至耳。不觀旅順威海膠州廣灣九龍之間乎。今初涉足於沿邊。後將推佔而及內地。北京政府不能遙制內亂之不興。又不能振飭紀綱。縱令官府殃民。吾人初意中國地大人衆。未必果受瓜分。以今觀之。其自召殃禍。蓋不遠矣。夫中國若竟至於瓜分。於我英實爲不利。蓋我英沿邊皆有屬土。防不勝防。雖然、歐美白人。割滅人種。至瓜分中國爲第四時會矣。今日論地球治法者。可不留意乎。

萬國近事

沂州續耗

西四月八號。希露報錄上海西報云。前月二十三號駐沂州友人來書。詳言該地土人。好與西人爲難。其言曰、沂州府之西南二十英里地方。素有土匪出沒。官府未嘗嚴加懲譴。故肆行無忌。有某教師由伊處歸而語人云。其地徒兇極多。幸馬行迅疾。否則不免受害。蓋余自入內地。經三月之久。深懼兇徒致害。常令馬不離鞍。以便遇事即可起行。又云沂州之西四十英里。殺斃天主教徒二人。又沂州西南二十英里。殺斃天主教徒六名。內有二名係架火焚之。沂州之東某地。從前曾殺斃二教徒。亦用火焚殺。又有一小孩。且生焚之者。至二十二號見有德武員三人。遊歷至此。便思尋害。是日德員方乘根砵至沂州之東登岸。欲往府城。適到環溪村早膳。不知此地正爲匪藪。然於食時尙無動靜。迨轉身起程。約離環溪村二里之遙。忽見百十土人逐隊而來。皆手持利器。忽又分兩路夾進。頃刻間即圍住三人。然三人見其所持者俱是土砲。意其無甚攻難。彼此不至弄成殺人之事。方土人來攻擊之時。德人有名抹時者。上前操華

語勸解之。言明余三人非教師。不過欲到沂州一遊耳。乃土人不由分說。緊跟前來。不得已轉避於墳墓之後。無何該土人燃鎗放砲。大肆兇鋒。至墓旁樹木。均有被其砲丸轟落。德人見情勢旣迫。遂拚命上前禦敵。所用者是連環鎗。鎗聲不甚大。蓋皆無烟火藥者。土人不識。遽疑無用。且嬉笑之。遂放胆殺來。及土人有被德人鎗斃後。始知此等槍是外國精製。紛紛退縮。德人乘機趕上二十步之前。俯伏地下。再放手鎗。土人奔退殆盡。惟各人所携行李。俱已失去。由是步行二十五里徃沂州。沿途皆安靜。但到沂州時。日已暮矣。至二十三號。接該地函來。報知鎗斃土人三名。重傷三名。且云傷者亦不治。今二十三號上午有人將其行李及役人送還。所失之行李皆非要件。要之土人能將所失之物送還。不知是敬畏德人抑懼德人能加兵爲患也。

俄國在滿州舉動

西四月十二號。時事新報載有英國某礦師所述俄人經營滿洲情形。某礦師者嘗游東三省及朝鮮。見聞最確。故今譯載之。

其言曰。我英國以通商爲宗旨。苟不得市場。則無有利益。若俄人現今之勢。幾於舉

滿洲全土。入其掌握。區區牛莊。果何用乎。以余所聞。依條約之例。惟教士得在內地購買地段。而俄人則隨意購買。無所禁問。然則據條約上從最優之國相待之例。我英國不可不改正此約矣。

俄國現時到處開礦到處購地。而或猶謂其所築之鐵路。非為軍事而設。其誰信之。彼近者駐於東方之兵。旅順口二萬。大連灣三千。金州二千。瓦房店二十。牛莊二百。海城二百。遼陽二百。吉林二百。吉林以北之哈爾賓二萬。其意欲何為乎。現時滿洲地面。到處有俄兵。雖與鐵路大道遠隔之處。亦所在徧布。其於海城也。以一大當鋪改為營塞。裝置大砲而繕固之。其于遼陽也。以二百碼開方之地段。建築兵營。吾游歷到奉天府。途間有所傳聞云。俄兵於距遼陽二十里許之某地。欲買一房屋。其屋主不允。俄兵即闖入暴罵。蹴倒一老嫗。即夜斃命。而俄人僅擲數金。其事遂了。房屋卒歸俄人之手。又距遼陽北十二里許。亦為買屋事。俄人以強橫壓制土人云。又接旅順口來一確信云。本月初六日。俄人在金州出示。定地租新例。每畝納銀五佛郎。其地人民聯羣控訴。以求輕減。俄兵發巨砲轟之。死傷者百餘人云。嗚呼慘矣。

徒步繞地球一周

同日報稱。意國人布拉尼。欲徒步游歷五大洲各國都會名勝。自一千八百九十年。自法國巴黎起行。現今已到橫濱。聞布氏起行之時。囊中不携一錢。迄今九年間。已經過阿非利加。南北亞美利加。亞細亞之四大洲。今欲於此二十箇月內。經過西伯利亞。嚴冬冒風雪。而於千九百年。趕歸法國。看萬國博覽大會云。即此可見西人之好奇。與其堅苦刻厲之概矣。

俄又索地

同日報稱。頃據上海接到北京電報。言有某强國。向總理衙門。索直隸灣內山海關附近地方之漢陽島。俗名羊毛島 總署拒絕之。某强國强索不肯罷休。加以威嚇。董福祥自請率兵警備。西后未許之云。

英國議院關於東方之黨派

同日報稱。英國有種種黨派。互相峙立。而保守自由兩黨。最有勢力。其對于東方外交之政畧大相異。保守黨以保全支那徧地通商爲主義。其領袖者張讓巴林、沙士勃

雷等。常有英日聯盟共扶東方之意。自由黨則反之。主英俄協商瓜分中國。由是觀之。兩黨之勝敗。於東方之時局。所關不淺。而目下在下議院占多數者爲保守黨云。亦可謂幸事也。今列其各黨之數如左。

保守黨	三百三十七人	國民黨	六十六人
自由黨	一百八十四人	其餘	八十二人

總數凡六百七十人。而保守黨溢多之數。一百三十七人云。

英國政治家對淸意見

西三月十四號。日本新聞載有英國政治家對淸意見一則。條證於下。

一英國以爲支那自行維新變法之事。至今日已絕望。

一若能保全支那使不分割。固英國之所深望。亦願得友邦同盡力於此事。

一惟支那始終無可以保全之道。故他國紛紛決意爲瓜分之計。則英國亦惟有自占地步而已。

一歐洲列强瓜分支那之計。英國實已默許。



一英國之東洋政策雖如此。但支那若有革命之事。則英人贊助之者不少云云。

俄廷陰謀

同日報稱。俄廷有一奇事。乃西歷三月三十日巴黎埃可報所載者。大畧謂俄皇近有疾不豫。難於親裁國政。今俄之皇太后。及大學堂總長。將乘此時奪其政權。歸於皇叔烏拉米兒之手云。米兒者著名之守舊家也。嗚呼何其與支那之事相類乃爾。

述非律賓鴉黨行事

西三月二十七號。域多利泰晤士報云。有西班牙傳敎僧侶十三人。由非律賓至香港。逢人說道。彼輩傳敎於非島。歷有年所。恨鴉軍阿度禁制嚴酷。故來此暫避兇鋒。又將非島鴉黨前後舉事情形。遍告於人。並推及後來情勢之變。僧侶有一名非力士住連者。係生長於西班牙。學成而傳敎於非律賓之威士企亞士島之玻賀地方。經二十五年之久。有某君往謁之。其言曰、方今非律賓伇務紛紜。於敎術殊多阻礙。將來戰禍稍平。該羣島變作何等敎門。須視美國將來政策如何。我輩惟望美國勝之。優待我輩。不然。則長受鴉黨之侮辱而不堪矣。該島人性稍聰明者。大率入我天主敎爲多。

此等人甚遵教命。惟有等印度種人聚居於該島者。最不恤教。蓋篤守其先代教規。戒殺生。好淫祀。此則無柰彼何也。印種人近多從鴉黨充當陸兵。雖然、非島近受兵禍之慘如此。吾料鴉黨終亦被美人擒殺淨盡而已。何也、群島中人多半向化於美國。彼土人想望得自主之樂耳。彼知欲得自主。非美國保護不可。故多傾心美國而惡戰爭也。近日鴉黨中人。多不能留寓於各地。祗有篇尼蠕山兩島可以棲止耳。故鴉黨近多屯聚於此。至於克復各海島之策。尙俟徐圖。惟別島人不肯助之。且不憐其今日之受困。歸化美國之人。及逃亡僧侶。更望美人並蠕山島而攻破之。使得享昇平。現土人有先行製成美國旗幟。待美人勝仗以賀之。其故皆由得美人保護。不至大受土匪戮辱也。

夫非嶋之亂。人皆以爲鴉軍阿度倡起。不知出謀發慮。皆四狀師爲之主持。四狀師本非律賓土著。曾遊學於美法。學成而歸。自炫其學問識見。欺騙土人。外面稱自主。內實欲盡攬權利。鴉軍阿度引此四人入參帷幕。彼等則藉鴉軍阿度之勢而行之。彼既推鴉君爲首領。所有告示。皆彼等撰著。鴉君惟有簽押施行而已。彼等好與教徒爲

難。鴉軍阿度又不禁之。蓋彼等又欲將教治之權。概行占奪。
鴉軍阿度非舊有家勢之人。乃該地一平民而已。此後彼即占得大權。祗合爲治平民之用。况其新興治法。苛虐難堪者乎。考其初出身時。爲非爹勞地卑離士祭師之車夫。無何轉作玻賀島練兵頭目。緣其初時本天主教中之教徒。其家人婦子亦然。故歷來皆有祭師到其家中。學操士語。伊常不滿於教務章程。鼓舞各祭師推廣教法。當羣島叛亂初起之時。橫暴之極。不獨常將敵虜裂死。凡遇敵人受傷。且相率而飲其血。以示勇猛。其狠毒如此。吾輩畏之。迫得暫離此島。彼等人一味驁悍。求其靈敏快捷者甚尠。故聽從鴉黨所惑。奉鴉君若神明。美人若果能擒獲鴉黨內之四狀師。則不復有作亂之事。不然。則殺戮無已時矣。
鴉黨之必於與教師爲難者。無非欲盡攬治人之權。然非能鼓動全島人民皆叛去。不能甚有害於教師。蓋教徒若悉行徙去。則島民必力爲挽留。斷不任其黨妄亂行事。故雖禁殺祭師。逼徙祭師。恐難盡厄之也。蓋我教中每地皆派定祭師權治。雖舊日國家派來總督。皆認教師有權治人。所以權力之及於民者。無過於祭師。而禁師亦未嘗自

恣威福。每事均能遜讓於總督。鴉黨見勢如此。故從而生心焉。以故每起必欲禁制祭師。殺戮監禁逼徙無所不至。初時教師被擄者。輙監禁之。日受暴黨辱罵。甚則褫去其袍服。僅留薄衣服與他。又或迫之使充當苦工。時在蔗園受風日之曝烈。又常使人監督之。無論其身體强弱。皆一律相待。至晚間始給發糧食。且止有淸水白米而已。既得米之後。自行炊爨。或求多與。必受楚害。既完工回獄中。則睡於樓板中。又無被褥以禦風寒。閒有土人欲救助之。惜無權力。即偶一援救。其頭目知之。反施以毒刑。又凡食物絲毫不能携入監中。或有被其窺覺。即置之於死。故嘗有某祭師犯之。被牽至田間。暴之風熱中。不食而死。閒有祭師欲討肉食。該頭目即持刀向其人身上切下一臠肉。使之自啖。方余輩未離非律賓時。亂黨欲圍攻玻賀地方。幸土人有先報亂耗。故得脫身走些罷。地方官聞警。即調兵五日。救復其城。亂黨見勢不能下。遂撤退。印種人爲非島最下等人物。然極勇於鬥。常揚言戰勝則自主。敗則甯死不恨。且謂後日子女可能替他勝之云云。又深信鴉軍阿度以爲他果有才幹。吾意必俟亂黨心願罷戰。然後人民得免流血。不然。殺戮正無已也。現西班牙與美國人民。深望其亂

早平。即日耳曼僧徒之在其地者。亦有同心。蓋欲其由此得再行教於其地也。

中國時局

西四月十一號。香港孖剌報錄西冷泰晤士報云。中東一役。中國一敗塗地。所失極多。而所遭亦既慘矣。由是而中國廢疾之形。皆呈露於外。而歐西列强之迴旋於東方者。眈眈逐逐。恰如羣鷙飛集於野殍之下。皆思奮啄。夫其大者既張翼於先。其小者亦翩翩而下。大者果飽啖而去。中者亦肯分殘臠。無何弱小如意大利等。所欲從同。亦引類呼羣而至。彼丹蔔比相繼而至茶地。此其類也。今歐洲獨立之邦。未及要求者惟荷蘭比利時而巳。然亦豈無意乎。中國者去危亡也幾希。

種不等。其寛嚴亦各國不同。而英國之制限最寛焉。又選舉之例。有直選間選二類。直選者。直由人民公舉議員也。間選者。先由人民公舉選舉員。然後再由選舉員公舉議員也。英國、法國、德意志帝國、比利時、意大利、瑞士、美國、皆用直選法。普魯士、西班牙及日耳曼列國中之數小邦。皆用間選法。

以上所言。皆可以舉人之權也。至可以被舉之權。則亦有以年齡財產納稅爲限制者。亦有許及年即得被舉者。惟現任官吏許被舉爲議員否。則各國不同。又有指名某官許被舉。某官不許被舉者。其滿任之年數。亦各國相異。最長者爲英法兩國。英七年。法六年。其他則皆以三年或四年爲度。滿任之時。或同時全院易人。或易其半。留其半。或易其三分之一。亦各不等。

此憲政國上下兩院選任議員之大概也。要之上院多以王族貴族 教士功臣及富人等充之。下院則爲一切人民之代表。故吾前者。謂上院多保守黨。下院多進步黨。此實自然必至之勢也。雖不敢謂上院必無進步黨。下院必無保守黨。然其畸重之勢。十居八九矣。夫有保守而無進步。不足以立國。斯固然矣。然有進步而無保守。有時恃氣急

進。或亦誤國家之大事。昔法國革命大亂之時。深受此弊。故現時各國。因經許多之試驗。皆以兼置兩院爲最善也。

國會之權利。凡自政府提出之改正憲法案件。法律案件。豫算案件。豫算如王制所謂冢宰于歲杪制國用也皆歸其議定。惟美國瑞士。遇有憲法當改正者。不由國會議定。而別開一改定憲法會。由人民另舉員以議定之。國會之權力。有政黨習氣之國則加大。往往可以黜陟政府。然非憲法所定本有之權。不過侵軼他權耳。

國會又有監督政府之權利。大臣有違法之事。可訐告之于兩院。而其制亦微有少異。或兩院皆可受訐告。或惟下院可受。又受其訐告以後。審判之權。或委之上院。或委之國事法院。英國則訐告之於下院。而審判之于上院。美國亦然。法國比利時荷蘭審判之權。皆歸國事法院。

第四章　君主及大統領之制與其權力

君主者。立憲政體之國。世襲繼統者也。而其繼襲之法。或專許男子繼統者。如普魯士、瑞典、比利時是也。或兼許女子繼統者。如荷蘭、日耳曼各邦及英國、西班牙、葡

葡牙是也。荷蘭、日耳曼必本系與支系俱無男子。然後以女子入繼。英西葡等。則本系荷無男子。雖支系有男子。亦不許立。而惟立本系之女子。

共和國之大統領。必由公舉。定期更任。而其選舉之法。法國、瑞士則由國會。英國則特開選舉統領會以舉之。

凡奉天主教之各國。其憲法必言國王之身神聖也。不可侵犯云云。澳地利、巴威里、西班牙各國皆然。奉耶蘇教之各國。則删去神聖之語。但云國王之身。不可侵犯。普魯士、荷蘭等皆然。

又各國皆於憲法上聲明國王無有責任。雖然、又聲明政府大臣有責任。夫大臣所以輔佐君主者也。君主不得大臣之承宣。則不能發制誥而施法律。故君主之責任。即大臣之責任也。惟拿破侖第三所定之憲法。不許君主無責任。其意殆欲以矯法國前朝之弊也。雖然、彼且不能躬踐其實。卒爲人民所放逐。不得其死。然則立此虛法何爲乎。但君主之私產。則必當遵守民法。不能踰越。惟於行政上及刑法上。可邀特免耳。然其於民法上之關係。凡涉于訴訟規矩。仍與常人大有異。

至共和國之大統領。則無論何國。皆有責任。故共和國者。大統領與政府人員。同肩責任者也。而美國及瑞士皆有違法之處分。其審判不由法院。而由上議院。法國則稍異。大統領非犯叛逆之罪。不受審判。

凡各國君主皆稱大元帥。有統率陸海軍並總管軍令之大權。然共和國則總管軍令之權。歸于國會。故美國大統領。惟有指揮常備兵之權耳。其他權利。必經國會委任之。然後能有。瑞士亦然。法國之大統領有司軍令之權。雖然。不得稱大元帥統率陸海軍。

凡君主皆有宣戰講和及與他國訂立條約之權。共和國之大統領則無此權。美國宣戰之權。國會掌之。講和及訂約之權。由大統領請上院之批准而施行之。瑞士則一切權利皆掌握于國會。

凡君主有改正憲法。及准駁法律之權利。德國憲法則惟關于海陸軍及關稅等之法律。皇帝得准駁之。至共和國則大異。美國之大統領。雖非無准駁改正憲法法律之權。惟須經國會再議。三占從二。苟議員有三分之二以爲可。則大統領不能駁之。瑞士則大統領全無駁案之權利。又以上所言君主駁案之權利。雖著有明文。然用之者甚少。蓋英國二百年以來。未曾有議院議准。而君主駁案者云。

凡君主有召集國會及開院閉院停會延會并解散下議院等之權利。但當命解散之時。必先定期。使新舉之議員。於何時再開院。蓋此解散之權利。不免有拂逆輿論之處。故定期再集。不可缺也。至共和國之大統領。則無此等之權利。

凡君主有發布法律勅令施行一切政務之權。又法院必奉君主之名。執行司法權。君主亦有命特赦減刑之權。共和國則不必奉大統領之名。以執行司法權。又特赦減刑之權利。亦有所限制。

屬于君主及大統領之權利猶多。今惟舉其重要者。其餘姑畧之。

第五章　法律命令及豫算

法律云者。雖爲總括國家一切法制規則之稱。然于立憲國則惟以經國會議定者稱爲法律。至于君主及政府大臣。所發布之法制規則。則別稱之爲命令。而就中又分勅令省令等名稱。

以此之故。立憲國之法律。無不經國會議定者。又于法律之外豫算歲出歲入之一事。亦政府提出之。國會議定之。惟國會議定豫算案之權利。各國亦有異同。或得委曲詳細以議之。或否。

又所定法律之界。各國亦有異同。雖難一定。今得擧其重要者曰民法。曰民事訴訟法。曰刑法。曰刑事訴訟法。曰政法。曰收稅法。曰會計法。曰徵兵法。及定一切官民相接之分宜等之規則是也。英國法律之種類最多。法國最少。德國在其中云。

第六章　臣民之權利及義務（義務者畧如名分職分之意）

釐定臣民之權利及職分。皆各國憲法中之要端也。如言論著作之自由。集會結社之自由。行爲之自由。居住之自由。所有權利。（如某物爲我之所有他人不能占奪者謂之爲所有權利）請願權利。（請願者如欲做某事先請之於行政官或與此事有交涉之人是也其詳別著之）及其他重大之各權利。並納稅義務。兵役義務。及其他重大之各義務。皆須確定之。但各國所定寬嚴亦異。

第七章　政府大臣之責任

如前所述立憲各國。其政府大臣。得由君主任意黜陟。惟有政黨習氣之國。則其黨人占國會議員之多數者。輙擧其黨之首領爲首相。而各部大臣皆由首相所任命。若奧國法國皆無政黨習氣之國。則其黜陟之權。仍歸君主。而美國黜陟政府權亦歸大統領云。政府之大臣合。而其執一切之政務。又分而各執各種之政務者也。故有行政法上刑法上之責任。若有違法之事。必不可不受其罪。故法律勅令。必要政府大臣簽名焉。

此稿已畢

未濟篇

康子深思天人之故歎曰、嗚呼、易其至矣。易始于乾坤。中于咸恆。而終于既濟未濟。易其深于理矣。夫有天地而有萬物。有萬物而有男女而有君臣父子。而禮義措焉。雖然、剝則有復。泰則有否。治亂相乘。有無相生。理之常也。然君子之于治欲其盡之也。故艱難而締搆之。然堯舜而有洪水。禹啓而有羿浞。湯而有桀。武而有幽。孔子興而諸子出。經學盛而老莊鳴。心性昌而考据起。譬之大疾痿痺。雖有和緩扁鵲倉公。少瘳而已。其終亦不治之證也。天不能使人皆聖賢。即使人皆聖賢。不能使無疾病貧夭。人之願望無窮。則人之望治無已。然則徒喚奈何而已。況天之生善人少而惡人多。風雨寒暑之不時。山川物質之不齊。人之氣質。受成于地。感生于山川物質。觸遇于風露寒暑。爭欲相熾。心血相搆。奈之何哉。躁者不知察此。急于一時以赴事功。事功有天焉。即天眷助之。其成也于人之益無幾矣。聖人知此。故知消息進退存亡之理。□□則發揮遜世無悶。樂行憂違。無入而不自得。盖知天人之故也。故曰、易終未濟。深矣哉。

朱子嘗曰。看來天下事。終于不成。事何必求其成。亦未濟之理也。蓋成則毀隨之矣。亦安見其成之有。嗟夫、凡人窮思。便入于佛。朱子於此。蓋近佛矣。雖然、佛道固出于易也。

何言佛與易近也。以象爲教。一近也。地獄天堂諸佛國土羅刹夜叉。即載鬼一車。見矢張弧之象也。以無爲有。空諸所有。即屯否之象。發剝革之義。陳亢極之悔。終未濟之卦也。華嚴八地。不舍諸有。隨喜順受。即進退消息。居身涉行之義也。故曰、佛與易近。其所異者。佛說無生。故歡喜而游戲。易入人倫。故恐懼以寡過耳。

理學篇

夫萬物之故。皆有所以然之理。天固與之具。自爲調護。自爲扶持。其精爲人。神明獨運。然亦僅以自營。推其同形。其神明愈大者。其所推愈大。亦及其同類而已。及同類者仁也。有所斷限者義也。其斷限之等。以及其大小遠近。皆自其識爲之。所謂智也。智也者。外積于人世。內濬于人聰。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受于天而不能自已也。學也者。窮物理之所以然。裁成輔相。人理之當然而已。然當然之理。未易言也。內外有定

而無定。方圓陰陽有無虛實消長相倚者也。猶聖人之與佛也。義理有定而無定。經權仁義公私人我禮智相倚者也。猶中國之與泰西也。然則人何就何去。曰行其有定。觀其無定。通之而已。何謂行。曰先王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吾生于其中。則循其故常。君者吾君之。臣者吾臣之。父者吾父之。子者吾子之。兄弟夫婦朋友猶是也。衣服宮室正朔文字義理猶之人也。所謂行也。夫道要于可行。學出于不能。道之與學。相友而相成也。若夫上下百年。鑒古觀後。窮天地造化之故。綜人物生生之理。探智巧之變。極致治之道。則義理無定。有可得而言焉。觀其變之動。知後之必有驗也。求其理之原。知勢之必有至也。

愛惡篇

人稟陰陽之氣而生也。能食味別聲被色。質爲之也。于其質宜者則愛之。其質不宜者則惡之。兒之于乳已然也。見火則樂。暗則不樂。兒之目已然也。故人之生也。惟有愛惡而已。欲者愛之徵也。喜者愛之至也。樂者又極其至也。哀者愛之極至而不得。即所謂仁也。皆陽氣之發也。怒者惡之徵也。懼者惡之極至而不得。即所謂義也。皆陰



氣之發也。嬰孩沌沌。有愛惡而而無哀懼。故人生惟有愛惡而已。哀懼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腦髓備矣。知覺于是多焉。知刀鋸水火之足以傷生也。于是謹避之。嬰兒不知刀鋸水火之足以傷生而不避也。禽獸亦然。聖人之知更多。故防害于未至。慮患于未然。曲爲之防。力爲之制。故其知愈多者。其哀懼愈多。其知愈少者。其哀懼愈少。其有無不能終窮也。以分數計之。

聖人智之極也。然其類也。亦見近而不見遠。見牛未見羊也。凡有哀必有界。哀今人而不暇哀古人。哀其親而不能哀其疏也。凡哀懼亦有限。懼女謁而不及夷狄。懼夷狄而不及亂民也。盖氣質有窮。智亦有窮。而哀懼亦有窮也。聖人以有知而哀懼生。以有知而哀懼節。故哀懼者愛惡之變。而實驗智之端也。

人之有生。愛惡仁義是也。無所謂性情也。無所謂性情之別也。愛惡皆根于心。故主名者名曰性情。造書者從心生。要知其生于心而已。存者爲性。發者爲情。無所謂善惡也。後人有善惡之說。乃謂陽氣善者爲性。陰氣有欲爲情。(說文)于是以仁義爲陽而善者。以愛惡爲陰而欲者。夫仁之與愛。義之與惡。何異之有。今之所謂仁義者。積人

事爲之。差近于習。而非所謂性也。若夫性則仁義愛惡無別也。善者非天理也。人事之宜也。故以仁義爲善。而別于愛惡之有惡者。非性也。習也。

自人不知人生僅有愛惡之端。其愛惡存者名爲性。其愛惡發者名爲情。于是異說紛紛矣。乃謂性有五。于仁義之外。有禮智信焉。夫禮信者。人事之不得不然。自其智爲之。以順仁義者也。以禮信爲性。是不識性也。又謂情有七。于愛惡之外。有喜懼哀樂欲焉。白虎通言六情無欲。異禮運矣。夫喜欲樂哀。皆愛之屬也。懼怒皆惡之屬也。有淺深常變而無別殊也。猶耳目鼻口在首之中。指掌腕臂在手之內。若以耳目口鼻與首並提。指掌腕臂與手偕論。則爲不智也。奈之何言性情者類此也。不知愛惡仁義無異于是。天下以性情言善惡者紛紛矣。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强爲之說曰三品。程朱則以爲性本善。其惡者情也。皆不知性情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言氣不備。夫性者氣質所發。猶一子也。但于氣質中別名之耳。安所謂不備哉。譬如附子性熱。大黃性涼。氣質之爲之也。禮者法製其藥性也。藥性涼熱有分數。製法亦有輕重。要宜于人而已。何所謂善惡耶。善乎孔子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言

相近者謂出于禽虫之外。凡爲人者必相近也。不稱善惡。至於習于善。習于惡。則人爲之矣。故相遠也。其言至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性待乎節。非善可知也。漆雕開子賤世子亦言性有善惡。禮緯性生之質也。春秋繁露曰。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于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韓詩外傳曰。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守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此二說似善爲喩矣。亦非也。夫禾雖未爲米。卵雖未爲雛。而禾必爲米。卵必爲雛。雖有失不爲他物也。繭絲之說爲近之。然亦未至也。嘗試譬之。性則絲帛也。善則黼黻也。織之染之練之丹黃之又復製之。黼黻成焉。君子是也。弗練弗織。弗文弗色。中人是也。污之糞穢。裂爲繒結。小人是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性猶湍水也。是也。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棬。則未至也。夫人性本有仁義。特非仁義之至耳。其爲之又有分數之異。其分多者爲之順。其分少者爲之逆。故夫告子之意近是而言未至也。雖然。在諸儒中蓋近理矣。

雖然、愛惡仁義。非惟人心有之。雖禽獸之心亦有焉。然則人與禽獸何異乎。曰異于

此稿未畢

妾美國之人也。謹祈將軍自重。將軍僅出手于鐵窓外。爲握手之禮以謝。妾回首謂幽蘭女史曰。令娘亦且慰將軍。急執守城長之手。不顧而過。嗟乎、幽蘭女史。臨大事矯情抑意。見父于狴犴之中。顏色不變。言語如常。有從容而行密計之狀。深沈勇邁。雖古烈女不能遠過。更欲語。又拭淚。少焉又謂曰。至於日暮。出城門。還旅亭。范卿迎之。撫胸忙問曰。成否如何。成否如何。老奴今日消過一刻。恰如半歲之長。見路人之疾行。疑令娘之凶事。見童之遊戲。亦爲驚心。婢僕剝啄之聲。訝警吏之闖入。幾至銷魂。幽蘭女史止之曰。范老勿高言。諺曰窓隙壁空。猶有耳目。蓋計以洩而破。可不謹乎。徐曰奇計如意。宿願可償。雖然、悲喜交集。攪妾胸臆。憤歎之念。結而不解也。先見妾之老父。無由通一言。老父亦驚駭茫然。唯見老眼浮淚而已。至于此幽蘭女史情不能禁。涕淚如雨。嗚咽久之。妾慰之曰。時運如此。成功可期也。然何爲痛哭之甚乎。范老備杯酒曰。令娘開愁眉之期。亦不在遠。謹擧杯而禱成功。時皓月初出。明光入戶。幽蘭女史徐起開窓曰。明月如晝。柳影如織。使人不堪懷舊之念。妾乃吟郎君之詩曰。好取萬斛憂。淸酌付一觴。擧杯與女史。女史微笑傾一杯。吟我所思行。於是

三人共語蹄水之舊遊。數旬之爵憂。散於一席之小宴。淸興大加。不覺夜之既深矣。自是後如守城長之再來時。則務爲阿容媚態以誘之。若不來時。則亦折簡寄言以贈之。冀以牽動其情。覘其動靜。後經數日。彼偶不來。明日詰之。彼曰、有朝議。夜深始退。以故不能來見。隔一日又不來。詰之。答如初。妾以爲彼所謂朝議者。無非妾等之密計乎。命范卿窺守城長之擧動。果爾范卿歸告曰。今日守城長密從數輩之警吏。驪車馬而到城南。移時而還。復入城門。此夕守城長來見。妾卒爾問曰。何來之遲乎。彼又答如初。妾乃向隅久無語者。彼問妾曰。今日令娘如甚有不樂之情者。得無染於病痾乎。妾直答曰。妾死生憂苦。於公何涉。彼漸呈憂愁之色。又不敢仰見。徐曰僕自奇遇令娘。慕令娘之才學。愛令娘之姿容。祈月下之神。待六合之禮。驪車于花月。携手于山水。欲以慰令娘之思。又安我懷。然令娘今夕遇僕。非同昔日。冷眼帶怨。言語含鋮。此何爲乎。是僕所竊惑也。妾顧他而獨語曰。人情所貴。在於信義。苟無其實。人誰信之。彼顏色少變。進謂妾曰。令娘之言。僕愈不解也。或恐讒間之易入。人心之易疑。敢問其故。妾因責彼曰。頃者閣下之動止。有可疑者。蓋閣下不來兩日。妾乃使人

探之曰。閣下今朝與佳人同車。乘涼城南山水之隈。妾聞之。胸臆固結不能解。猶望閣下思舊交。履前言。而以實告乎。乃猶恬然欺妾曰。爲君王使於城南。閣下豈非侮妾羇旅之一女。欺貧嘲弄至於此乎。嗟乎、妾自一慕閣下。而萌春風心緒。加以夏時漸熱。欲留不可留。今閣下與以秋風之扇。妾得其惠賜。覺三冬之寒冷。乞閣下去矣。無以妾爲念。守城長初撫胸曰。誰爲此語者。僕豈有此事哉。若其有之。乃出于公事之不得已耳。妾猶掉頭曰否否。是亦所謂飾非者矣。果然、何必驅車于城南三里外寂寞無人之郷乎。妾恥對薄情之人。閣下去矣。將開戸入奥。主城長急牽妾衣。低聲耳語曰。僕乞告以實事。以解令娘之疑念。急顧四邊而說曰。令娘先所見城中之幽蘭將軍。累日臥病。飲食日減。衰弱殊甚。彼今雖爲朝廷反臣。雖然、先國家之元老。皇兄之愛將。其才畧顯世。名譽驚人。何可無禮乎。因問彼所欲。以慰不永之餘命。彼曰老夫之病。久閉居密室。不觸新鮮之氣。又無山林草木。足以怡情者。因此之故。欲請出遊郊外。俾得保延餘年。生前之恩惠。無以過之。僕曰今國内叛逆之徒。亦未全治。慕皇兄。思幽蘭將軍。動則蜂起。欲成夙志者。所在多有。若許幽蘭將軍之請乎。其所奪

也。更作一敵國。固知不可。然不許乎。又顯國王之狹隘。示政府之怯弱。故君王密與近臣謀。使僕隔日與將軍同車。警吏數騎護之。以逍遙城南無人之山間水隈。欲以保養其殘命也。此乃國家之機密。出自僕之口。入于令娘之耳。千萬勿洩。至此猶疑僕乎。時妾不覺喜溢於色。急執主城長之手。謝曰。賤妾不明。不知閣下之厚情。漫言妄語以辱閣下。死有餘罪。雖然、是妾思公之深。神心迷亂。至此極也。幸閣下憐賤妾之眞心。鍾愛勿異昔日。閣下不以妾鄙陋。告以國家之機密。以表見至誠之丹心。疑團氷消。惑念澌盡。雖山顚海覆。此心猶不渝也。於是兩情相和。交歡如始。妾更謂曰。妾亦久不遊于野外。閣下若以今日之事。無介于意。明日與妾驅車。以拾翠山野之間。釣魚流水之涯可乎。守城長曰。此僕所願也。既而妾招幽蘭范卿二人曰。妾明日詳觀地理。可以行大事。幽蘭女史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古人所謂出萬死得一生者將在此時。皇天不棄我。大事可就。若事不成。妾惟有與老父俱死耳。妾辭寵谿之日。亦以此爲誓者也。意色已如決者。妾與范卿贊之。以待期日之至。

佳人奇遇卷四終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五

日本東海散士前農商部侍郎柴四郎撰

翌朝。守城長從僕御。驕雕車來迎曰。乞履昨日之約。妾乃單衣輕裳。絕去時世風流之態。肩懸遠鏡。手執湍鞭。出揖守城長。守城長怪問曰。令孃何爲輕裝若此。妾答曰。屢從僕御。驕雕車。易觸人之耳目。且不能左顧右盼。開襟與閣下暢談。興味甚爲索然。今日者千載之一時。而猶爲僕御所煩累。不得娛情。豈不可憾哉。故不若捨雕車。去僕御。唯與閣下相携。隨意所欲。履雲折花。藉青草。嘯香風。庶能盡其樂耳。守城長喜形于色曰。是僕日夜所願。唯恐忤令孃之意。未敢言耳。高意眞如此。豈不好輕裝之遊哉。嗚呼、彼迷于色溺于慾。遺國家之大事。不覺妾等之計策。自進墮于陷阱中。語至此忽而低首沈思紆慮。如不能語者。旣而曰說至于此。妾聊向郎君而有愧者。蓋彼本齷齪斗筲之才。貪財好色。忌忠害能之一賤丈夫。妾亦以一處女之身。傚粧花柳之色。飾狹邪之情。騙之欺之。安得快心哉。今郎君聞妾所言。恐萌賤妾疎妾之念也。惟是交友之誼。出于不得已。冀郎君察之。散士曰凡浮世之事。由時與世而

變。若令娘爲私欲。爲色情。行此欺人陷人之計策。余惡令娘。疏令娘。不欲與令娘相見也。若夫不然。令娘果爲天下欺小人。爲國家陷姦臣。以爲懲戒之鑑。以爲勸導之階。則令娘之僞言也。余助之。令娘之欺計也。余亦贊之。大可互相盡力。如今令娘重幽蘭女史忠孝之囑托。爲正義屈身而陷姦徒。豈如澆季浮薄之流。或見利忘義。或臨危變志。或不知時。不察勢。偷安弄筆。兀坐鼓舌。徒貶議他人者乎。余則憐令娘之志。感令娘之行。但憾不能同力而已。蓋有人吐露其胸襟。請余救援者。義氣之所激。精神之所感。碎骨殺身。猶不可悔。瑣瑣僞言詐術。豈足問哉。紅蓮聞之曰。鄖君之志果如此。妾可不詳語之哉。旣而悉去雕車輿僕御。妾與守城長乘一小車。出城市南去。有一里許。妾莞爾謂曰。今日之遊樂哉。守城長曰。昨夕與反臣同車。今朝與仙妃共駕。眞可謂昨非今是矣。妾故笑曰。前者閣下忘妾疎妾。不與同車携手。今者怡情樂心。何處是靜閑幽邃。無妨塵客之至。可容吾兩人私語之地乎。守城長綏綏笑指曰。那處實蕭岑也。眞如令娘所言。今日亦欲憩于此以相語。聞我情話者。翠梢之孤鳥而已。嫉我艶語者。緣柯之殘蟬而已。清流之潺潺。無心而寫我雙影。涼風之習習。無情

而吹我衣裳。眞不易得之勝地也。且笑且語。漸入山橫水流之邊。妾出遠鏡而望。指點東西之村落。下瞰遠邇之森林。問其山名。詢其水性。陽賞風光之淑美。陰探地勢之險夷。執鉛筆。展白紙。以寫其奇景。辨山徑。析支川。以製一地圖。又行數丁。遙見石橋。橫架溪流。時靑天湛然。炎暑熏赫。熱氣特甚。守城長留車橋下。繫馬綠陰。回首指橫一巨石之水涯曰。僕始與幽蘭將軍遊于此地。憩彼石上。當時僕負警衛之大任。件反逆之大囚。入此無人之境。若有人來奪。不獨僕受其禍。即國家之安危。亦繫于此。以是見深林則恐有伏兵之潛。逢巖石則慮有刺客之匿。身雖在淸幽之佳境。而常苦心焦慮。恨不能與令娘相見。以敍一日之歡娛。孤鳥之喃喃。爲悽怨之聲。流水之湲湲。爲惆悵之響。其情何可堪哉。雖然、今日卒然得與令娘携手遊于此地。昨日苦心焦慮之境。頓轉爲娛目怡神之處也。昨日悽怨惆悵之音。忽轉爲適情悅耳之聲也。唯恨明日復與彼老餘之囚徒同車。又不能見令娘耳。鄙語曰月欲明而浮雲掩之。花漸發而風雨散之。人事不能如意。眞可嘆哉。妾愀然下車。秋波凝情。斜視守城長曰。月有浮雲。花有風雨。如閣下之言。妾亦感今日之行樂。思明日之感情。無如怨恨恆

自笑悅中生。盖妾雖非敢疑閣下。而癡情之所結。未知閣下果與將軍同驅車于此間否乎。將如妾所聞。與佳人携手乘涼于那處否乎。妾明日欲騎馬逍遙此地。冀邂逅閣下。以證閣下之言。而決其虛實也。守城長愕然曰。僕所語者。實國家之秘事。雖父子之間。不可洩也。令娘如信我言。明日勿來會。不然、見之者誰不疑僕洩漏機密哉。不特僕終世沈淪。實誤國家之大事也。願令娘勿來。後日重相遊耳。妾棹頭曰。閣下以此拒妾者是使妾疑也。妾既欲以終身託於閣下。豈可不明閣下之行爲哉。守城長且慰且說。辨解甚曲。妾少作色勵聲曰。此地爲靜幽之佳境。來遊者固不獨妾等。凡妾羈旅之一女子耳。雖有知與閣下相逢者。安敢深怪哉。然而閣下痛拒不許來見。豈更得不疑哉。妾心非石。不可轉也。妾心非席。不可卷也。妾不見閣下與將軍共車。誓不止也。斯時或如疑。或如怨。或如戀。或如憤。以攪亂彼之心思。守城長恐失妾歡心。增妾憤怨。漸和聲曰令娘之眞意如此。則宜如令娘所欲。唯勿爲警吏所怪耳。妾心竊喜。轉語移步。又乘車鞭馬。更入幽邃之中。更逢幽逸之境。施施而行。漫漫而遊。終就歸路。妾喜計策之可行。又慮前途之難測。胸中紛擾。欲語而不能語。欲笑而不能笑。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題東國莊原和新學僞經考辨　　更　生

去國曾懷趙江漢。說經誰識吳草廬。海東好事能著辨。合與洪朱併案書。

虎觀異同從古難。古文眞僞自來爭。天遺老夫猶不死。又來東國識經生。

鳳靡鸞吪經幾刧。春蘭秋菊自芳馨。徂徠新井後來秀。多謝慇懃問管甯。

冬月夜坐　　更　生

門徑蕭條犬吠悲。微茫淡月挂松枝。紙屏板屋孤燈下。白髮逋臣獨詠詩。

宿塔之澤溫泉環翠樓　　更　生

東瀾泉流西瀾漾。南山飛雨北山晴。高樓絕頂成三宿。却夢華清夢未清。

別意　　譚　嗣　同

志士歎水逝。行子悲風寒。風寒猶得煖。水逝不復還。況我別同志。遙遙千里間。攬袪泣將別。芳草靑且歇。修塗浩渺漫。形分腸斷絕。何以壓輕裝。鮫綃縫雲裳。何以壯行色。寶劍丁香結。何以表勞思。東海珊瑚枝。何以慰遼遠。勤修惜日短。墜歡無續時。嘉會強相期。爲君歌。爲君舞。君第行。毋自苦。

殘魂曲

譚嗣同

漆鐙晝暝白玉釭殯宮長掩金扉雙深夜怪鴟作人語白楊蕭蕭苦月黃殘魂悄立冷露墜酸風招臉吹紅淚山螢一點照青燐翁仲穩藉莓苔睡秋花隕草覆蟲聲鬼車魅魅人不行夢煙愁霧織幽徑慘歌啼怨凄寒更人生窮達空悲慕金盌荒涼同古墓君不見深林哀唱鮑家詩曉來魂氣迷江樹

雷庵行 贈湖村小隱

任公

東台幽絕處有廬曰雷庵環庵之左右有櫻有楓有茶有椶有松有杉庵內何所有但見琳琅古籍闐架而溢籤有劍爍爍有琴愔愔雷聲隱隱走雞角雲色冉冉起林尖主人者誰魄巖魂舒貌癯道腴朝讀書夕著書文章一出驚海內立言矜慎恒躊躇東方風雲日漸惡稜稜秋氣滿林壑先生匣劍時一鳴龍嘯天空秋水薄我識先生風雪夜色我訪雷庵暮春三月京華十丈軟紅塵繁櫻團錦襛於雲香車寶馬照九陌家家花下扶醉人雷庵深深芳春寂寂主人者誰抱膝注易吁嗟乎雷庵雷庵日亦已暮春亦已深時會一去何時可尋吾願爾爲我一聲轟轟振天地叱咤淋漓走魑魅驚破羣聾起沈睡蟄龍起蟄萬靈從神州十載風雲氣十載以後吾與先生雷庵攜手應憶今年花開時滿城雲錦照春酒

林北泉	捐銀拾大圓
福泉重兵衛	捐銀拾大圓
明安號	捐銀拾大圓
小幡熊次郎	捐銀拾大圓
文經號	捐銀拾大圓
金春熊太郎	捐銀拾大圓
盧蘭襄	捐銀拾大圓
大谷幸兵衛	捐銀拾大圓
李渭泉	捐銀拾大圓
鄭培初	捐銀拾大圓
鄭賞階	捐銀拾大圓
容伯楚	捐銀拾大圓
森本文吉	捐銀拾大圓
鄭曉初	捐銀拾大圓
廣勝隆	捐銀拾大圓
加藤清樹	捐銀拾大圓
三忠商店	捐銀拾大圓
柴田兼吉	捐銀拾大圓
吳植垣	捐銀拾大圓
張勉之	捐銀拾大圓
盧榮彬	捐銀拾大圓
曾卓軒	捐銀拾大圓
廣生和	捐銀拾大圓
方瑞軒	捐銀拾大圓
盧昭硯	捐銀拾大圓
德隆號	捐銀拾大圓
山中隆千	捐銀拾大圓
堀商店	捐銀拾大圓
飯田兼吉	捐銀拾大圓
鄧揚泰	捐銀拾大圓
昌記號	捐銀拾大圓
上田政七	捐銀拾大圓
鄭餘初	捐銀拾大圓
中條支店	捐銀拾大圓
勝見源七	捐銀拾大圓
松下鉎一	捐銀拾大圓

興記號　捐銀七大圓　曾賀魁　捐銀六大圓

以上六十名共捐銀玖佰捌拾參圓

湯穀　譚玉堦　陳汝成　譚日東　周鑑湖
尾崎桂三郎　蘇蔭棠　片平千代松　西田龍太　楊敬之
熊封楚　鄭德齒　鄭晟禮　源泰莊　羅普
鄺汝磐　神保茂助　東昌號　阮翘生　西尾支店
鮑珍昭　池田太七　張惠霖　永昌和　鄭堯之
盧桂園　中村直次郎　孔兆成　陸耀芸　林庄太郎
藤井彥　人和號　曾星舫　福田屋半七　江冠之
容蕙亭　有泉又藏　陳柏昭　伊東三省　陳廷盛
黃善卿　陳廷珍　林紫垣　松本忠藏　黃焯民
笹野支店　藤井嘉太郎　福和號　黎毅　梁兆南
郭榮西　華生號　矢島半兵衛　廣萬泰　鄭鳳勤
鄧世恩　東同泰　梁觀三　鈴木常三郎　鈴木長吉
德泰號　高橋甚之助　大德堂　李仁耀　佐藤伊三郎
復興昌　李雁亭　昌和泰　鄭雅亭　協泰源
鮑亮宗　岩崎平吉　趙輝晃　新泰莊　鮑嶽常
里吉時次郎　鮑焯昭　田邊源藏　新南盛　戸田達三郎

曾冠琛　陳廷潤

右每名捐銀五圓

以上八十二名共捐銀四百壹拾大圓

吳永傑　盧守愚　椎野賢三　鄭濟川　曾莽臣

鮑藻昭　盧芳谷　吳寛疇　汪銘彰　蔡樹芬

致生號

右每名捐銀四圓

以上十一名共捐銀四十四大圓

鄭宏蘭　鍾基庚　盧逸堂　姚廣耀　裕昌號

林瑞棠　吳子彩　平石常次郎　梁雲泉　阮用賢

鄭澤文　鮑德輝　廣榮安　守屋治平　鄭輝山

和生號　張澤健　松田守松　陳營之　安田喜兵衛

鮑棣常　裕生祥　西川篤三郎　花井吉三郎　宮田屋

歐渭南　協盛號　永泰隆　鄭星垣　酢屋

岩上屋　同發號　田代屋　淩蔭軒

右每名捐銀參圓

以上三十四名共捐銀壹佰零貳圓

仁保正雄　方仁渭　高瀨理三郎　河野屋　劉尚能

尾張屋
潘連城
陳昇寶
宏森昌
北川喜作
萬和號
許禮堂
林銘朝
繆焯廷
張耀忠
鮑揚昭
曾頌喬
謝換時
曾而光
呂有財
馮君甫
梁麒生
鮑傑臣

鮑守接
劉鈞銓
陳芝卿
伍鳳林
朱天喜
馮紫珊
周國賢
金澤與七
邵結萍
鮑文昭
陳世芳
和興號
鄭瑞生
任康名
黃維炘
松山藤太郎
楊啓祥
吳沛民

王炎生
蔡芳洲
張維善
太平屋
關谷聲
梁松有
馮月樓
李冠麟
錦新號
容麟斐
鮑滔宗
鄭倬明
葉久香
曾占魁
陳植榮
鄭　鐸
梁衛心
唐瑞生

舒彬池
吳洪川
黃意心
伍智開
新舜記
馮雲階
柳汝賢
廣順昌
洪啓緒
吳肇芳
鄭雨生
三盛永
曾見魁
任星池
小川泰助
陳竹山
郭　喜
黃　旭

紀聚財
劉松巽
伍訪西
平野鎌吉
崔升朝
廣昇號
關惠疇
李彬南
王惕齋
曾廣榕
羅瑞麒
曾亮魁
羅子戎
呂日升
陳文壽
曾紀樂
韋奕庭
陳舜樞

楊澄秀
鄭鳳樓
鄭岐川
羅仰榮
新興泰
鄒玉軒
張汝賀
鮑　昌
張金燦
梁慶堂
陳　衍
趙錫江
麥永珍
許昭艮
林建堂
鄭帝錦
鄭建德
鄭賓池

鄭裕禮
方富熺
吳帝勇
繆旭生
繆菊辰
張汝棟
陳見月
單秀卿
蘭記號
鄧秋舫
卓琼波
馮　逖
王品端
鄭少平
蘇　焯
李子揚
陳文暢
同昌號

楊亮亭
鄭裕彰
李松盛
繆玉詞
崔志駒
陳順成
張有成
賓義生
恒盛號
黃鶴儔
何汝章
易肇榮
江鏡清
阮用安
鄭元幹
蕭鏡秋
羅榦如
陳傳賓

鄒景鏞
陳　漢
鄭維英
羅廷光
彭卓南
張茂東
郭建邦
同昇號
茂生號
王健堂
盧介卿
方卓雲
張澤本
鮑賡揚
盧虛谷
鄭森蘭
陳子彬
劉　盤

郭蓮溪
潘　瀚
郭仕鑑
余莘田
陳晏平
鮑錦常
鮑演昭
綺文樓
周傑臣
盧穎衢
郭津垣
鄭東緯
鄭皓初
吳沛之
鄭順廷
譚帝榕
潘作忠
鄭康鼎

鄭玉溪　鄭文祐　成昌號　林文杜　陳宏典
林文元　錦彰號　曾文忠　梁鴻初　譚文綿
黃錫任　鮑懷宗　黃惠容　黃仕瑛　盧心胖
黃繼芳　黃錫忠　關燿生　黃錫駿　關若彝
怡泰號　黃疊生　宜生號　江釗　萬順恒
歐炳　均昌號　黃昭　張慶華　陳壽彭
劉廉甫　陳壽顯　林正坤　陳壽聯　中村鎗
陳壽明　吉田利　莫仕垣　陳贊猷　裕泰號
羣芳號　鍾德善　陳子田　梁靄晴　陳廷翰
陳譜韶　陳玉疇　聘珍樓　鄭月波　宮本屋
鄭蘭軒　佐藤和　北村由藏　郭仙槎　容家森
容輝卿　李文業　陳業祥　李文龍　鄭炳森
李亞文　廣義和　平井　廣信和　柳田龜壽
相記　益和堂　林子艮　恒利　鮑文
廣盛號　常見辰五郎　陳大焯　蔡閏培　陳煜若
盧阜光　鄭國禧　阮柳　陳發　楊訓宣
坂井辰三郎　楊漢琴　鮑焜昭　陳紫庭　鮑任昭
萬門政　楊心泉　郭玉詩　源春榮　鄭裕忠

未畢

本舘告白　啓者本舘照前時務知新報例每年出報三十三冊減實價洋四元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第一期報至本年十月初一期報止即足三十三冊之數以後陸續出報如尚蒙　賜閱按冊加收如有不自第一冊起閱者推後派足三十三冊之額即算全年至定閱半年則以十六冊計取費二元二角

一代派諸君收到報章所有實銷數目務請隨時報明以便裁印

一本舘開辦未久經費浩鉅請各代派處定於華歷四月前一律將報價收淸匯寄來舘俾資挹注不勝感激之至

一代派處照原價提二成作經理之費郵費不在折扣之內

一本舘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五厘日本未經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二仙煩各地代派諸君即照數收足爲禱茲並將日本已設郵局未設郵局各地分列於下

日郵已經設置之地

東京、大阪、長崎、淡水、神戶、臺灣、朝鮮、烟臺、厦門、天津、蘇州、上海、

日郵未經設置之地

香港、澳門、廣東、福州、漢口、汕頭、北京、安慶、九江、無錫、海防、牛莊、雪梨各埠、舊金山各埠、星架坡各埠、安南各埠、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東京堂書店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中西先生

福州閩報館

天津國聞報館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玻璃昌和泰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叻報館

檀香山華夏報館鄭翼南先生

舊金山大埠總派處都板街賛文報館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丁酉社書店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永恒昌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舊金山翰香報館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梅清處塾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海參威復泰隆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清議報

毎月三回（陰暦一ノ日）發兌

記事擴張ト廣告募集

一本館ハ宇内ノ大勢ニ鑑ミ專ラ清議ヲ主持シ支那四萬萬同胞ノ民智ヲ開發シ以テ大ニ天下ニ呼號シツヽアリ其ノ宗旨ノ如キハ世人ノ既ニ知ル所今更贅辯ヲ要セズ

一本報ハ支那人ノ學識ヲ增長セシムルト倶ニ清日兩國ノ情誼ヲシテ益益厚カラシメ以テ大ニ處スルアラントスルニアリ

一本報記載事項ハ更ニ一大革新ヲナシ一本館論説二來稿雜文三中國近事或ハ各埠近事四外論彙譯五萬國近事六政治學譚七支那哲學八政治小説九詩文辭隨錄ノ九類ニ分ツコトヽセリ

一本報ハ創設以來僅カニ數月而シテ發兌數每回四千餘冊ニ達ス此際益益記事ヲ精選シ併セテ普ク廣告掲載ノ需メニ應ズルコトヽセリ

本報定價一冊金十五錢一ヶ月四十錢一ヶ年金四圓郵税一冊五厘宛

廣告料

四號活字三十五字詰一行金一圓二十五錢二行以上金一圓ノ割一ヶ月以上一割引半ヶ年以上二割引一ヶ年以上三割引一頁以上ノ廣告ハ出來得ル限リ割引スベシ

横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　清議報館